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熙朝快史 第四回 游大海杰士興悲 宿古廟將夫捍難

卻說夢花這篇文，忠甫見了贊道：「做得很好。」隨叫刻字所刻了，印刷數百篇，分送各人。這是忠甫好行其德的心腸，看官，你曉得夢花這篇文如何做得出呢？原來，這年是鄉試正科，夢花年紀雖輕，說到科名，卻是熱心的。自從回家後，戒得煙癮，十分用功，深盼秋風得意，高折桂枝。因此不到一年，時文功夫已是揣摩純熟了。忠甫刻他的文，一來是鼓舞外甥，二來是勸戒別人。林太太聽得忠甫這樣贊他，愈加歡喜了。光陰迅速，到得臨場日期，林太太對忠甫道：「考期已近，琪官進場時，凡事均要吾弟照應。」忠甫答道：「場中應用的物事，我都為他預備了。只要找一個同考的伴，才不寂寞。」林太太道：「他的妻舅都不更事，不要與他作伴。吾聽得康老太爺的世兄倒是正派人，不如招他作伴罷。」忠甫道：「只怕他不去考呢。」林太太道：「你且去問一聲，吾聞說他肚中極博，招得這人作伴，進了場也好討教討教。」忠甫尋思道：「近來鄉場重定策，夢花雖會做時文，腹內卻是空疏，康黼清學問淵博，且能留心時務，招得他來，三場對策，夢花可有幫手了。」想了一會，就到康府來了。

卻說康宅，自那先生辭館後，黼清就在父親跟前讀書。康老太爺見他質性高明，過目成誦，也就不拘束他。黼清隨其心之所好，上自天文，下迄輿地，旁及泰西，各學無不潛心研究。

好在康府本是世代書香，各種書籍色色齊備，黼清坐在書城裡，孜孜不倦，只是不喜歡做時文。過了幾時，黼清忽然想到丈夫志在西方，非出門遊歷見聞，終不能廣，況故鄉同志甚少，訪求些天下賢士，他日得志也可輔助我為國家出力，黼清動了這個念頭，決計要出門。一日，對康老太爺說知，康老太爺道：

「目下試期漸近，吾已與你捐得監生，你須入場應試，焉有閒工夫出門？」黼清道：「兒於時文毫無功夫，今科是決計不考了，省得起許多僥倖念頭。」康老太爺道：「你平日誌向極大，說是要為國出力的，若不去考，何由出身呢？」黼清道：「父親若定要我去考，不如順天鄉試。兒想京師人文薈萃，且去走一遭也可增長些見識。」康老太爺屈指是七月初旬，說道：「期限太促，你要去就要動身子。」黼清大喜，隨即取捨行李，擇日起身。正在部署，忽見忠甫進來，叫道：「老同年在家麼？」

康老太爺聽叫，連忙出來，二人相見，忠甫道：「令郎文思想更精進，今科必定高中了。」康老太爺道：「工夫尚淺，不過是逐隊觀場。」忠甫道：「太謙了！」康老太爺道：「令甥近來做的文章，正是揣摩到家的時候，比小兒較有把握。」忠甫道：「他揣摩的不過是墨卷，那裡及得令郎根底深厚，就有夢花也極佩服他。夢花的意，要與令郎作伴，所以家姊專誠囑我來，請令郎過去。屆時好一同進場。」康老太爺道：「小兒初意不願去考，想要出門遊歷，因此教他下北場了。」忠甫道：「今科浙江主考均是講究實學的，令郎才思橫溢，必蒙賞拔，何不就在本省鄉試？」康老太爺道：「他的志向在出門，不在中舉人，況且他平日並不用功，時文此次也不敢僥倖，讓他去罷！」忠甫道：

「何時啟行？」康老太爺道：「就在明日。」忠甫起身道：「如此，弟亦不來送行了。」說罷，拱手作別。康老太爺及黼清送出大門，忠甫去了。

到了明日，黼清帶了老僕一人，名喚齊升。這齊升隨侍康老太爺二十餘年，膂力過人，少習拳棒，善舞銅棍，嘗於山東道上格殺悍賊七人，康老太爺每出遠門，必帶他同行。此次黼清初次出門，老太爺因他年輕，放心不下，仍囑齊升同行。當下黼清拜別高堂，齊升挑了行李，渡過錢塘江，到杭州買船向上海來。一路順風，三日夜，已抵黃浦碼頭。正是上燈時候，黼清立在船頭上，遙望電氣燈自來火，猶如星羅棋佈，馬路上明白如晝。停下一會，更聽得鑼鼓喧天，車馬之聲，絡繹不絕。

黼清歎道：「真所謂別有天地者也。」

到了次早，帶了齊升上岸來，買些石印書籍。因考期太促，不敢勾留，隨到招商局購得船票，將行李搬上輪船，候至下午，輪船開動，未及片時，船已出口了。但見天光水光，上下一接，到得此時，黼清覺得胸懷壯闊，百慮俱消，歎道：快哉，游乎！

怪不得古時宗慤願乘長風破萬里浪也！」又道：「善乎，莊子之言！計中國之在海內，不似粒米之在太倉乎？吾想，古往今來幾千年中換了多少朝代，其間兵戈之厄，疫癘之災，那一處是乾淨的土？惟有這海，奔騰浩瀚，厥性不改，乃自通商以來，兵輪炮火，常常爭勝於洪濤巨浪中，連這海都不能乾淨了。」

一頭想，一頭歎，踱來踱去，足有兩個時辰。同船的人認他是書癡，都看得呆了。黼清本來旁若無人，毫不介意。

不三日，已進大沽口，到得天津。黼清上岸，齊升將行李搬入客店，叫了二輛騾車，趕向京城進發。早行遲宿，兩日便到。將行李暫寄客棧，住過一宵，齊升對黼清說：「老太爺有一位門生，姓汪，名問梅，號笑春，現官翰林院編修，住居東華門相近，那邊到試院較近，小的先去通個信，明日吾們搬進去罷。」黼清道：「吾今先去拜他，再看光景。」齊升即在門前僱了一輛車，黼清換上衣帽，一徑進前門，望汪宅來。到得門首，齊升投進名片，即聽得裡邊高聲道請。黼清進去，見了笑春，行過禮，各敘世誼，笑春忙教管家到客棧取黼清行李來，一面叫人打掃一間書房，就請黼清住下。